

文季叢書

春

、



總
崇
屏

字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三 之 書 叢 季 文 版 滄

草 眷 眷

羣 崇 繆


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
目次

序

第一輯

春暉

..... 三

洞裏景光

..... 六

一覽

..... 一七

序

..... 一八

歌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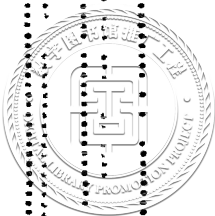
..... 二五

老小

..... 三三

父子

..... 三五



渝 885

兄弟	二九
江湖人	三二
馬上	三五
杖	三八
播種者	四一
沙灘上	四三
路	四五
第 三 輯	
擦祭	四九
揮汗	五三
拾葉	五七
取火	六一



己酉年歲

第四輯

雜著

.....六七

星

.....七一

星

.....七五

花床

.....七八

小夜曲

.....八一

第五輯

黃沙河

.....八七

大觀樓

.....九一

慢望

.....九七

瘋子

.....一〇一

猴子·老虎和豬

.....一〇五



午夢	110
曉	113
泉	114



序

在大時代當中，我却斷續地寫下了這些不是七首，也不配擺設的散漫的短文，說榮幸，毋甯是罪過；說成就，毋甯是浪費；而最足奇異的是：聖火不會將它們燒盡，毒蝕也沒有把它們捲去，我就得率直地承認，像這些根短葉薄的草樣的東西，也只合在這個廣大世界上的某一個最小最窄的角落裏蔓生着。然而我又相信着，即使這麼一個最窄小的角落裏，也還不是沒有風露，沒有靈性，沒有光芒的！——它們在這里畢竟是生，又生了，而不是不萌，不毛的絕境。

我召喚着牧人：

請放過你們的牛羣來，羊羣來，馬羣來！

我在期待着任何日與親，丁甯，與阻礙。

我眷懷着崇高的女性；我接受過無限的慈愛，恩憐，與厚誼。

我虔誠地奉獻給她們，我的母親，我的妻，（死別的年月，已經比生聚的日子是長得多了；但我紀念着她們，如同她們還存在另一個世界——依然活在我的心裏的一個世界裏。）和我的友人們。

我從來還沒有寫過一篇所謂序文的文，我不曉得序文是否應該如此寫——

「賣瓜的人，不說他的瓜苦。」

不，這些短文，這些草藁，僅只是一些渣滓，卻當不了什麼含營養素的代用品的。

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，於北碚金剛碑

第





春暉

樂

昨天山城上還有很重的霧，但霧中依然濕漉漉着令人不忘的災禍和仇恨。敵人的飛機偷偷摸摸地去轟炸了附近某一個地方，使那裏的廢墟再受一次火的鍛鍊。

今天的山城卻整個屹立在陽光底下，看出每一個峯巒，每一個塔尖，每一個建籠的頂端；也看出每一處斷井頽垣上的傷痕，彷彿在袒胸露懷，吸取着紫外光線；每一片黢黢閃爍的江上波紋，在輝耀着平靜的笑意。

山城雄立在大江之上，山城迎着陽光。東去的大江，該帶給我們的故人故土一個音訊：暫別無恙，春風已從天涯吹來。

春風是喚醒着新生的銀鈴。

迎接光明，迎接自由，迎接勝利，迎接新生！

迎接戰鬥！惟有戰鬥才能打擊敵人消滅敵人，戰鬥之後的新生，才是真正自由的新生！

春風就是勝利的足聲；步武着它，到達勝利新生的路。

我們憎惡霧，憎惡一切的朦朧！因為朦朧與霧都是我們的羞辱！

我們迎接太陽，迎接所有的光明！因為太陽的光明是春，新生之母！

記得無恥的敵人，曾經從轟炸機上撒下來的傳單嗎？

「太陽出來了，日本飛機又來了……」

太陽沒有一天不出來，太陽有時被雲霧蒙掩，山城却始終正堂堂地不要一星半點的遮攔。

太陽如今也沒有被遮掩，可是敵人明明白白地對着太陽撒了謊。

整個的山城雄立在陽光底下，大江之上；雄立在東亞司令台頂，迎接轟

由，光明，戰鬥，勝利，春之新生。

我們有權力在高峯上春風滿面地瞭望：

你無恥的，對太陽撒下謊的所謂「日出之國」，是不是將在海水和泥淖

裏沒落！

洞裏景光

此地有許許多大大小小的山洞，可並不是以前道家所說的神仙們住的「洞天」或「洞府」的洞，而是二十世紀的人，用斧鑽硬生生向頑固的山石開鑿出來的洞。這些洞大概都編成號碼，或是加上屬有者的名籍，叫第幾號或某某防空洞——爲了防備敵人空襲時給我們的災害，爲了保存我們的可貴的一切，我們難道不可以叫他生命的福地，戰鬥力的倉庫麼？

爲了補助警報器和警鐘傳達空襲的情報，在山頭和建築物的頂端又豎了不少的信號桿子，桿上掛起一個紅球的時候，那時表示敵機有來襲的模樣——也許已經從遠遠的某地起飛了，也許起飛後不一定到這里，如果不久之後再把紅球放下，那便是連空襲的消息也不復存在了。然而獸性的敵人，往往

對於他們的暴行却是信而不爽！因此有人說：

「有球（求）必應。」

球呀，這戰時首都的點景，這興奮生活中的指標，它常常教我們到「倉庫」巡禮去！到福地造詣去！

陰雨時我們着了膠鞋撐着傘，熱天我們帶着涼扇，冷天我們不需要火，千百個人互相偎倚着，適度的體溫，已足夠溫暖我們的了。

好像一度輕鬆的旅行，也彷彿是一場歡聚。

攜著鋪蓋而來的，挾帳簿而來的，提皮包而來的，帶竹針，毛線而來的

，抱洋囡囡而來的，提暖水壺而來的；從他們所珍惜的物件上，我們不難露出他們的年齡，職業，身分。

窮人們離不開他的破棉絮；做買賣的都只是爲了賺錢；官員們總是公舉；女人們一年四季都有那麼些衣服褲子可以編織；洋囡囡的生命也是孩子自己的；做奴僕的應該隨時隨地伺候着主子。……各占一席之地，在洞裏也沒有一個離開過他們自己的崗位。

永遠見不到陽光的地方，永遠滋生着憂鬱和怨恨，然而一個洞一個洞裏都是滿盛着我們同胞與同胞的愛。敵機臨空了，炸彈爆炸了，天迸地裂地震撼着，一個洞一個洞裏的無數的生命，宛如坐在一個大的搖籃裏。醒醒啊！我們的民族的生命在重複呢。

感於着自己的心的跳躍麼？也彷彿聽見旁人的了。洞裏的千百個人的心的跳躍聲該是怎樣的宏亮呀！這裏沒有呻吟也沒有吶喊，這剎那間的音符，不但記取在心裏，他並且刻畫在心底深處了。

婦人們勇敢地解開他們的懷前的鈕扣或是拉開貼身的小背心，毫無猶豫地把奶子拖出來，並且毫不吝惜地把它塞進嬰兒的嘴裏，於是，孩子安甯地睡了，一個小小的臉蛋兒，枕着一個雪白的肉的球，母親的乳房——這個雪白的肉的球，原來是給孩子當作「解除警報」用着的。